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十一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仁

程子

明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生

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撝謙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陽明王子。發明此段。最爲切至。其言曰。大人之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唯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哀鳴。殷鱗。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

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裂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

程子

明道

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

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於物

無對。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

訂頑卽張子西銘

○二聖人卽

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檢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

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搗謙曰。天地一切覆載。然必使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人老安少懷。亦必舉直錯枉。故類族辨物。乃爲同。人之象。人虎同居。是養虎而非養人矣。

問仁。程子

伊川

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

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爲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

意○觀雞雛此可觀仁○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伊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伊公則一私則萬殊○伊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

也。聖人人倫之至。既通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  
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  
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大抵盡仁道。卽是聖人。非聖人  
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  
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  
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  
天道自是天道。中庸盡己之性一段可見矣。

摛謙曰。如顏曾思孟。可謂之聖。謂其體用兼備。已  
到至處。如明道可謂之仁者。未可謂之聖。聖則上

下古今必無一語之誤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唯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



也。天心所以至仁者，唯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

馮謙曰：仁自然公，恐公未盡仁。如佛氏不可謂不公然，不可謂仁。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

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的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雜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

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曰。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唯輕。功疑唯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个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恣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戾。

之科矣。試更思之。○問程子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朱子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个甚物事。更就自己身上看。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既識得這個。便見得這一個。能包得那數個。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的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的。便是仁的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

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

見

心譬如穀種  
三語出程子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

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  
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  
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仁是根愛是苗不  
可便喚根做苗然而這个苗却定從根上來○問韓  
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  
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

愛做仁了終不同。

馮謙曰。看來韓子之說。與周子之說。不甚相遠。雖未盡。然不悖。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如有人問梅樹。或指根答之。或指枝答之。莫非梅樹。必問如何是梅之全。方合根株答之。如孔子自言仁。便不偏。乾文言是也。周子韓子。是以前發處爲全也。○夫子言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只入个字。體用兼盡。輕重皆得。化工之外。

孟子曰。仁自是个和柔的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

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如此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懼愛惡欲都是私。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孔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仁

之道只消道一个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云。不可以公爲仁。世有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

揭謙曰。此以公愛爲仁。卽韓子博愛之謂。只公字兼得理一分殊。

答張敬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恕者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



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耳。今欲矯其

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各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又答敬夫書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

常不安。朱子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個安與不安而已。○答吳德夫曰：承論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作仁說曰：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說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

待。遇。舉。而。該。蓋。性。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讓。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

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者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

而子顧公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繞。

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  
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  
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則  
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  
似。予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搗謙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情曰愛。愛之實曰  
無私。以是承先曰孝。以是保後曰慈。達於同類曰  
和順。推之於庶品萬物曰茂育。○愛生於仁而能  
賊仁。蓋情生於性而能滅性。火生於木而能焚木。



危矣哉。

仁義禮智

朱子答何叔京曰。天理既渾然。然既講之理。則便是  
个有條理的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  
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  
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  
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仁義禮  
智立名。曰說仁便有慈愛的意思。說義便有剛果的  
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生的意思是仁。殺的意

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馮謙曰。元亨利貞雖有次第。至因感而發。仍無次

第。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  
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  
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  
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  
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  
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皆成遂。  
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  
義亦有嚴肅的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  
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物是非都

一定。權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个元。蓋元是个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个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

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義

程子伊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問必有事焉。常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

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各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取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唯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勢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西山真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

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際若有一毫要譽納交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搗謙曰。南軒謂有所爲爲之。則非義。其所謂有所爲者。有所利也。若義只是宜也。行當然之理。謂之

義義在於小灑掃應對亦非瑣屑。義在於天經天  
緯地亦爲固然。○釋老之教善也。利而誘之。儒者  
不然。當爲則爲之而已矣。不言所利大矣哉。○自  
先儒闢功利之習。而儒道明。後儒之雜者。隱功利  
之說。而文之曰有用之學。夫有用之學。孰如管仲  
而仲尼之徒耻道之。又况於定一方。攻一邑。以語  
儒者之用。何其小也。

禮

程子曰。禮只是一个小序。



揚諫日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只是萬物各有定所。置之得其所。則治。此所謂禮也。在一身為威儀。五事九容之類是也。在下者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是也。在上者五禮。吉凶軍賓嘉是也。古人恐人於造次之際。苟簡成亂。故一言一動。皆為儀注。此禮之可前定者也。至於臨事。通變合節。此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其詳則禮經具矣。要之均一器也。宜下而置之上。宜上而置之下。皆非禮均一事也。宜先而後之。宜後而先之。皆非

禮天秩之謂禮。

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問性中之禮。於何見之。揭謙曰。先王以禮教中。只中便是禮。於發見處見之。

程子曰。守道者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遠是。無兩從之理。

朱子曰。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要知个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個徹底。是那个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這心裏方有所主。

馮謙曰。智屬冬。而歲氣始於冬。冬至以後。是來歲之氣。冬至以前。是往歲之氣。故北方玄武之宿。有一龜一蛇。人身五臟亦有兩腎。仁義禮智之中。惟

智却有兩義。一是神以知來。一是智以藏往。能推者智也。能記者亦智也。人少年無知。故此時之智。以知來爲重。知識既長。此時之智。以藏往爲重。貞下起元。全在於此。○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幼至長。日開明於道德仁義之訓。然後其智純而不雜。自幼至長。日引致於天地人物之故。然後其智大而無外。或者誤解大雅不識不知之言。入於佛氏無學之說。以不辨是非善惡爲覺體。非儒學也。○天大生。地廣生。莫非仁也。何以屬春。發舒陽和。天

地交泰。生意此時爲盛。天下當然之理。莫非義也。何以屬秋。天地但欲生。不欲殺。但喜發。不喜收。有時而收。且殺者。非天地意也。只是理當然耳。不殺不收。將來生發不得。只得斷制住了。故此時方見義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有定位者。莫非禮也。何以屬夏。凡流行暢茂時。上下之位始定。人家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亦是如此。學在明理。智何以屬冬。知宜藏而不可發。聖人使仁義禮。決於人倫。而歸智於不見之地。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此也。

誠 信 忠 恕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伊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以實之謂信。○言行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明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爲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丁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輒加諸人。

真誠全謙恭敬謹的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諸人。

敬軒薛氏曰。心無妄思。一心皆天理。身無妄動。一身皆天理。事無妄作。事事皆天理。○人於實之一字。而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事一念。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揚謙曰。仁屬東。義屬西。禮南。智北。信屬中央土。則信者止。是中實之義。而能遊行於四方。古人所謂

信如四時者。只是寒暑按候而至。分毫不爽。唯其中實。發出來便如此。至如誠字從成。蓋實仁方成。其爲仁。實義方成。其爲義。實其明聰方成耳。目。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



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的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可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而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條暢。

揭謙曰。忠是無私。觀子以子文爲忠。只無喜無愠。處便是忠。不必發出來無不盡也。前輩以中心爲

忠。如心爲恕。極是。但盡已推已。是學者之忠恕也。信不必在言。孟子言有諸已之謂信。中庸言不言而信。如潮信可見。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根本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

北溪陳氏曰。自漢以下。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個饒人。

的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吾人推已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已。一句說得是。以恕已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道

程子明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與聖人同乎。○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問道無真假。伊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

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真做牆壁木石而可謂之道。所貴乎智周乎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他只謂必有事焉。今旣如槁木死灰。則却如何處有事。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揭謙曰。無顯微。無內外。見顯微內外。莫非道之所。在。不可揀擇。非如佛家之說。并顯微內外之名。亦不立也。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始得。

揭謙曰。無思慮。只是自然心存。無雜思慮。非謂應思之事。亦不思也。要之無思。直須天下之理。無不

盡明方可不然必不免偏執妄行。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袍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

遂爲美而必求夫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乎父子，義莫大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答呂伯恭曰：承論所疑所未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

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



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卽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捉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日卽是此意。○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  
一个公共的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  
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  
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  
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  
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个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卽是得  
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个道理。舜又是一個道  
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个道理。○體是這個道  
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

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的。便是體。人做的。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樂菴李氏曰。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或問如何是道。曰。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

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北溪陳氏曰。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練。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個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個當然恰好的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故欲求道之士。須是就人事中。盡得。

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以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敬軒薛氏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欲作慾

理

程子明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

所以兼。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觀天理須放  
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明天地萬物之理無  
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朱子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  
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問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  
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  
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其中有是理。然後形諸外爲

是事不能爲是事則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個活的。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

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規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直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而言之也。四



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唯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問程子言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曰真个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真个是詫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的。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卽土亦似無

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對。土便與金木水火對。蓋金木水火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耶。曰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

對末稍中間。只當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三。搗謙曰。陰陽有對。雖是自然。然在人須知當然。彼知進而不知退。只坐不知當然耳。

問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事時旋去尋。

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

北溪陳氏曰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敬軒薛氏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息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德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伊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問立德進德先

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

朱子曰。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在我者已。渾全是一個孝弟忠信人。以此做將出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個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功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

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親敬長。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道者。是古  
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  
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  
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德性辨  
見前  
敬軒薛氏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搗謙曰。德本輕而能重。德不動而能靜。德本急而  
能緩。此進德之基也。若一味厚重靜定寬緩。多成  
愚肥呆滯之體。則非所以爲德也。○韓退之仁與

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確然不易。觀書中常厥德。厥德靡常。德唯一。德二三。及凶德惡德之類。與易中君子小人道長道消之類可見。○不易者德也。易者道也。何謂不易者德也。曰德唯一。至善是也。仁義禮智。根心而生。如北辰之居所。而天道以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而不爲。所以養其心於至純。而不使有兩端之惑。故曰不易者德也。何謂易者道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進退存亡得喪者道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時貧而

貧時富而富時上而上。時下而下。在心卽有動靜。在身卽有行止。在口卽有語默。在目卽有啓閉。在耳卽有寂感。一則神。兩則化。故曰易者道也。德易則不恆致羞。道不易則與時偕極。世之君子於其不當易者。每多游移於權術。於其當易者。執一而不變。其游移似乎弘通而害德。其執一似乎易簡而賊道。非明察何繇辨焉。

中兼論權

程子曰。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



則中與性不合。又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曰：中者性之德。此爲近之。又曰：不若謂之性中。又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曰：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蘓李明問：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乎？曰：不可。旣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旣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

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程子伊曰事物物皆天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問時中何如。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

則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馮謙曰。時中之道。唯易言之最明。蓋易言象數者也。象數者。理之律度量衡也。言理不依象數。其得無徵也。其失無徵也。如今洛陽天下之中。欲至洛陽。必先訪道途於常所來往。然後啟行。途中依次盡誠致敬。詢之途人。猶懼舛錯。必證之先訪途徑。不敢自任私見。亦不敢中道退歸。日行不止。既至洛。測之於天。時日景稽之土物。然後灼知洛陽爲天下之中。今則不然。以爲道途。莫非幻妄。人言最

多訛謬莫靈於吾心。冥視絕聽信足而行。踰山墜  
谷盤旋數歲。不知所至何所。一旦遇西域之重譯  
與言彼國風土。欣言吾所願往。正是此方。與之共  
騁。又復萬里。幾至西極。乃曰天下之中。真在是矣。  
有人詢其初志。哀其途迷。上指天文。下陳地界。開  
示道理。使之知反。則拂然怒曰。吾力行已久。不知  
費幾年月。乃至此。豈爾坐談者所能辨哉。遂至老  
死不識天中。嗚呼。今之鄙薄象數。渺視器物。去學  
問而言德性。曰陰陽不足言。吾唯明其所爲。無極

者可哀也已。○中者極至之一理。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以中無常所故也。中且正。只是常道有不正。而中則是變也。此須是權。常道無二。變則有二。有二理而不可得兼。不得不權其輕重。以趨於一理也。故權者從兩端而生者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權之謂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未嘗不是。然未有處常事而可以反經者。必以兩事相較而生權。又未有擇於兩端之中。取其輕而反講之能權者。如孟子論生與義。皆我所欲。則皆是經。不可得。

兼則舍生取義。是謂能權。若舍義取生。是謂不能  
權。今人輕重倒置。是以不能權爲權也。要知權須  
要識得正經上銖兩分明。方可以稱輕等重。精義  
入神。權之謂也。比如春生秋殺。生爲仁。殺爲義。殺  
是反乎生者也。然殺以成其生。是能權也。權亦只  
是經也。若竟以仁爲權。則不可。○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譬之中立而不倚。發而皆中節。譬之旁  
行而不流。今禪學偏重未發。則是呆立在中央。不  
敢略近四旁。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義正如此。須知

有中央之士。又有王四時之士。○天性得中者。自  
小來便權得幾分。天性偏枯者。愈學問。愈力行。失  
之逾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謂心不偏於一情。  
則可爲天下之大本。謂其發而必中節也。後之學  
者。誤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遂以不發爲妙。相去  
千里。○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是並重之言。世儒不知。乃若謂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小末也。此所以  
自誤而不知也。問中旣是本根。和卽是枝葉。旣爲

本末豈無輕重。日緣今人并不知本末。夫所謂末  
輕於本者。以一枝一葉對本而言也。以一枝一葉  
而言。則末輕於本。中庸所謂達道者。合衆枝衆葉  
對一本而言也。合衆枝衆葉而言。則末與本敵。故  
本撥而枝葉萎。枝葉並萎。則本根亦撥。交養互藏  
之理也。